



九号宿舍

罗文森 著

中国工业出版社

九号宿舍

罗文森

中国工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欣然

封面设计 夏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号宿舍/罗文森著.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80215 - 147 - 5

I. 九… II. 罗…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497 号

书名/九号宿舍

著者/罗文森

出版·发行/中国工业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望新工商印制公司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50 千字

版本/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育芳园东里 23 号(100070)

电话/(010)63730074, 63714551 电子邮箱/zggschs@263.net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号: ISBN 978 - 7 - 80215 - 147 - 5/F · 588

定价: 16.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九号宿舍：初到台湾的日子

自序

我们初到台湾搬进九号宿舍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一九六二年到台中上东海大学，我离开了九号宿舍。这十二个年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很早就想把这段成长的过程写下来，由于念书与工作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一直无法如愿。如今我退休了，可以好好地实现这个梦想，把我记得的点点滴滴写下来，最少也可以让我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上一辈是如何活过来的，也许对他们的成长有些许帮助。

九号宿舍一共有三十二户，住的都是高雄港务局的中阶主管及技术人员与家属。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大陆人”，有的是军人转业的，有的是在大陆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九号宿舍与一般的军眷宿舍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九号宿舍的孩子们都是在大陆或台湾出生，在九号宿舍长大，长大后有的在台湾发展，有的到国外发展。我们的父母生于战乱，长于战乱，我们继承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坚强的求生欲望。

在台湾发展的外地人，与守家在地本地人在这十分拥挤的土地上竞争，他们与本地人一起创造了台湾奇迹，也与本地人一起分享在经济上成功的果实。我们这一群到国外发展的人，又再一次经历了没有根的感觉。我们这群人是卡在

东西文化的夹缝里长大的。我们受了很完整的中华文化的洗礼，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汲取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幸运的一群，因为我们有机会看到、体会到两种文化，曾经生活在两个文化世界里。我们也曾游走于外来与本土之间，虽然我们很多是在这里出生的，或是到台湾的时候也只有四、五岁。我们的玩伴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被认为是外来的。念完大学以后，当完兵，可能被认为是本地人的时候，我们又出了国。当然到了国外，我们确实是外地来的。这种没有根的感觉似乎是跟随了我们一辈子的恶梦，永远挥之不去。在这种东西文化之间，外来与本土的夹缝里，新旧时代的冲击中，我们长大了，成了家，立了业。

我们有的文化熏陶，希望能全部塞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对中华文化的庙堂之美有些许了解。可是许多在国外长大的孩子们，念了好几年的中文学校，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许多我们下一辈的孩子，没有经过我们那一段艰苦的日子，与我们之间产生了一条深深的代沟。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没得到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拥有。于是，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可怜的孩子，又再一次卷入了混乱的漩涡。这些孩子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跟我们有天壤之别。九号宿舍的点点滴滴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是台湾的一个横切面。我只希望能借着这本流水账，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群“大陆人”在宝岛台湾是怎么过的这一辈子。当然，也可以说是自私吧，我太爱这个成长的过程。我想把它写下来，让我能够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回味，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日子。

文化,可以超越空间

——序

君 伍

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台湾长大的罗文森博士。头回见面就惊讶他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印象台湾国语有一种流行着的平舌音居多的特别味儿。他说,开玩笑!咱是老北京,出生地是什刹海旁边东煤场胡同儿。

当时,罗文森博士担任美国华生制药公司亚洲区总裁,华生在常州投资两月药厂,他是项目总负责。但凡觐面,我们不是探讨市场和管理,便是谈论人生或习俗,话匣子打开收将不住,常不知东方之既白。罗先生学工科,是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化学博士,最初职业是产品研发,之后逐步走向管理,进华生之前,还分别担任过另两家国际大公司的亚太地区CEO。文理科兼融,东西学合璧,会工作也会休息,他是人们平日所说通才的那种。

一次,我们在美国南加州一家 DENEY'S 餐厅吃晚饭,等上菜当口,不知怎么聊起国剧,他以叉、碟为器,击节而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活脱脱一个抗日英雄李玉和,整唱段一气呵成,有板有眼,余音绕梁,周围碧眼金发食客也投来赞赏目光和掌声。竟能唱样板戏!

罗博士讲，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他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读研究生，图书馆订购《红旗》杂志，其中一期夹赠了塑料软唱片《红灯记》。他如获至宝，无数遍学唱，于今刻骨铭心。他说，样板戏是京剧发展一个颠峰，唱功做功俱好，生旦净丑演到极致，可谓美轮美奂。

常说迷迷迷。迷，就是进去了；从此只有一个方向，舍此无它；进去了还出不来，当局者不依不饶，旁观者欲讥欲笑。罗先生迷京剧差不多也迷到这程度。他能背出二十出传统京剧的唱词，从头至尾一字不拉。茶余饭后跟他交流多了，我们这些不习戏曲的人，对“我正在楼上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这类唱段也耳熟能详起来。

台湾高雄，是罗文森博士的第二故乡，他青少年时光在那里度过。因这缘故，称他台湾人也未尝不可。然而，彼此相识以来，交流是那么平滑畅快，丝毫没有两岸空间差异带来的阻滞感。我觉得其间有一种睁开眼似乎不见、闭上眼四处皆是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同本同源的言语、嗜好、思维模式……

从前，在我们这代人的眼中台湾社会是相当富足的。跟罗博士闲聊方知这是天大误解，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台湾百姓平民也都浸在苦水里，缩食节衣，尚日日愁柴米油盐。庄子时代就在讨论我知鱼乐，你非鱼怎知鱼乐，你非我怎知我知不知鱼乐。沟通显然紧要。隔了空间要沟通，隔了时间也要沟通。在我们一再鼓励下，罗先生愿意挤时间把他小时经历的高雄港务局九号宿舍大院里的生活琐事记述下来，呈现给两岸读者。

九号宿舍住着三十二户人家，户主多是上世纪四十年代

末由大陆山南海北去台湾的普通人，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个陌生的所在，成就了一个缩过影的中华小社会。家家一样的穷，锅里煮的是稀粥番薯加瓜菜，印着各色商标的洋面口袋改成大人小孩内衣裤，放置榻榻米的低矮日式小屋内跳蚤猖獗鼠辈横行，院子里垃圾成堆夏日臭气熏天。国恨家难大致相似，爱恨情仇各不相同。在罗博士笔下，乐于助人的宿舍管理员老魏，想娶一个漂亮姑娘回老家结果找了个丑女人的小杂货店主老孟，全家人都嫌他吃软饭的丁老太爷，孩子心目中的领袖人物宋定西，个性都活蹦鲜跳。写“我爸”、“我妈”，也以别样笔触，亦庄亦谐娓娓道来，令人时而唏嘘感慨，时而大笑开怀。

两年前的一天，作为 OSCAR HOME CARE 的 CEO，我在美国 ONTARIO 市希尔顿酒店宴请美国经销商，请罗文森父女作陪，餐后甜点时他同将去耶鲁大学读 MBA 的女儿搭档，你一言我一句说英文脱口秀，笑得美国人差一点捧着肚子地上打滚。罗博士底子是老北京，嘴一张，轻松幽默的言辞就在自然流淌，读他的文字，如听一位智者以和蔼口吻在轻声叙说有趣经验，丝毫不觉得乏味。

《九号宿舍》是一本纪实散文，我倒宁愿把它看作一部文化学著述。罗先生说过，“我们这群人是卡在东西文化的夹缝里长大的”，“也曾游走于外来与本土之间”，因而“这种没根的感觉似乎是跟随了我们一辈子的恶梦，永远挥之不去”。然而，据我观察，好日子，各有各的过法；愈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文化对人群、对人心的维系作用就愈显重要，尤其当生存触及底线时，人群所特有的文化就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辉煌灿烂。《九号宿舍》写的是那段艰难岁

月，许多景况和人情世故与我们在大陆所经历的非常相似！作者是在饱偿了排外的滋味之后再研究本土，饱学了西方文化之后来观察东方文化的，不经意间给了我们观察自身文明存续的多个角度，也给了我们几分自然而然的深刻。

罗博士跟我开过玩笑：“我们是什么？国际浪人——常占国际航班且萍踪无定者之谓也。”他退休后，有朋友问及今后住哪儿，他说这问题最难答，他一生住过太多地方，至今仍未决定定居何处。都说人有个根。读完罗博士的文字后，我觉得华夏后裔的根，真真切切是扎在自己的文化里；哪里有这样的文化，哪里就有我们的国玩、国骂，就有我们的家长里短、意气相投，就有我们的根。文化，是可以超越空间范畴的，它是一种让我们摒弃芥蒂彼此抱成团的东西。

我们难道不需要抱成团吗？我们不是已经抱成团了吗？

2006年8月

目 录

一 离开大陆,来到台湾	1
二 九号宿舍	11
三 老孟杂货铺	19
四 三剑客的震撼	25
五 小小广播剧	31
六 妈妈生孩子	39
七 丁家老太爷	53
八 过 年	61
九 养 鸡	69
十 一个天生的领袖——宋定西	79
十一 李老师——我的启蒙恩师	91
十二 学台语	107
十三 陈家小媳妇	113
十四 养 狗	121
十五 生 病	137
十六 升 学	151

十七	初到台湾时小孩子们玩的游戏	161
十八	打麻将	175
十九	我 妈	183
二十	脚踏车	193
二十一	慈爱的父亲	201
二十二	我上大学了——离开了九号宿舍	211
二十三	想高雄	221

离开大陆，来到台湾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爸妈带着五岁的我跟抱在手上的妹妹上了由天津到基隆的船。在北京出生的我从来没看过海，“船”更只是在书上的图画。上了船大家都在舱里抢位子，我却一溜烟地跑遍了船上的每一个角落。爸爸的表情严肃，眼睛盯着远方一句话也不说，而妈妈从上火车离开北京的时候就没停止过哭泣。我以为只有妹妹爱哭，原来妈妈也挺爱哭的。船上挤满了人，有大人，有小孩，有老先生，有老太太。我很快就找到了好几个玩伴，大家成群结队地在船上跑来跑去。

突然间，一声汽笛响了起来，划破长空。码头上的人，把缆绳由柱子上解下来抛进海里，船上的水手们，把缆绳慢慢地拉回船上。船开始动了，我们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大人们却哭成了一片，爸爸还是注视着远方，一句话也不说。码头上挤满了送船的人，有的低头饮泣，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有气无力地挥着手。

船慢慢地出了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港口越变越小，然后就慢慢地不见了。放眼望去，看看四周，除了海就是天，除了天就是海。船慢慢地走着，浪花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身。



九号宿舍

看着海天一片，真是挺无聊的。不知不觉地我睡着了，船轻微摇动，像一个超大型的摇篮，大人小孩都在里面。不知睡了多久，一阵骚动把我给惊醒了。

“文森！文森！”我听见妈妈远远地在叫我。我像小松鼠一样，猛地跳了起来，站直身子，举起双手，对着妈妈大叫：“妈，我在这里！”

妈妈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成一步行地跑过来，拉起我的胳膊，就往船舱里跑。只见大人小孩挤成一团，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盆。船舱前方有一个系着围裙的大胖子，手里拿着一个大勺大声地喊着：

“排队！排队！不排队就没饭吃。”他面前摆着一个大桶，桶里冒着蒸气。

原来是开饭了。在家开饭时，妈妈会把饭桌整理得干干净净，饭菜摆在桌上，爸爸会带头念饭前经，然后才能开饭。像这样，饭、菜、汤都混在同一个锅里倒也挺新鲜的。当然没有人听胖子的话，还是人挤人。听见有小孩哭的，大人吵起来的，还有几个大人干脆饭也不吃了，打成了一团。我以为打架是小孩子做的事，原来大人们也会打架，而且比我们打得更厉害。

第一次在船上吃饭，妈妈跟我一人拿着一个盆，里面装满了一堆饭、汤、菜，真难吃。妈妈还一口一口地喂妹妹，妹妹又一口一口地吐出来。我是一口气就把它吃光了，妈妈也吃了半盆，但是过了没几分钟就又全吐出来了。妈妈跟海好像不太能相处，从一上船就没停止过，不是吐，就是哭。爸爸还是不说话，注视着远方。我也搞不清楚他在看什么，因为除了海就是天，没什么好看的。吃完饭，过了不久，天

就黑了。船舱里变成了一个大卧室，大人、小孩、老先生、老太太，整齐地排好，肩贴肩地躺在棉被下。老的打呼、小的咳嗽、有的说梦话，还真热闹。我看大家都安静了，就溜到甲板上去。海是平静的，只有海浪轻轻地打在船身上的节奏声。四处漆黑一片，怪可怕的。我抬头一望，天上布满了美丽的星星，好像天上破了无数的小洞。我正看得出神的时候，就觉得两只怪手，由后面从肩膀把我拉起来，我两脚悬空，被爸爸抓回了船舱。他把我放进棉被里，嘴里挤出两个字“睡觉！”这是上船以后，爸爸说的唯一的话。我想爸爸应该是很生气的，我只好乖乖地闭上眼睛，心里想着那些亮晶晶的星星。

第二天，船上的人开始彼此认识了，大家开始在船舱里和甲板上聊天。所谈的东西，我们孩子们是不太懂的。只见有的摇头，有的叹息，有的痛哭流涕，偶尔也有人兴高采烈地谈未来。我们孩子们挤在船边看着水里的大鱼，跟着船一起游玩，真是好看极了。就这样，排队吃饭、在甲板上看星星、跟大人们一起睡觉、听大人们聊天。

不知过了多久，船上又起了一阵骚动，我从舱里跑到甲板上，大家高兴地欢呼，还有的人干脆手拉着手唱起歌来。远远地在海跟天连在一起的地方，冒出了几个黑点，我真是不懂，几个黑点有什么了不起的，值得大家这样大惊小怪。黑点渐渐变大，船上又拉起了汽笛，只听见大人们兴奋地叫着：“台湾到了！台湾到了！”

台湾是什么？我又糊涂了。我就去问爸爸，他没理我，我就去问妈妈，她有气无力地说：“台湾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接着又问：“为什么我们要去台湾？”这回，妈没理



九号宿舍

我，马上又开始哭了，不知哭了多久，她终于挤出一句话：“去问你爸爸！”爸爸还是不说话，眼睛看着那越变越大的黑点。看着看着，豆大的泪珠由他眼角滴落，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滚落。爸爸用袖角擦他的眼泪，我站在他面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爸爸有时候也是会哭的。我看情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跑到了船头，跟其他的小朋友们看看台湾长的是个什么样子。此时已经可以看见房子、人、跟其他的大船。船慢慢地进了港，慢慢地靠了岸。船上的人把几根大绳子抛向岸上，岸上的人把绳子绑在岸边的柱子上，船慢慢地停下来了。

4

这个基隆港看起来跟天津港差不多，只是岸上没有什么人，不像离开天津的时候有那么多人站在岸上挥手。船上放下了一个大梯子，大人拉着小孩，背着行李、棉被，陆续地从梯子上走下了船。我们一共有四件行李，两个箱子里面是衣服、证件跟其他的杂物，另两个箱子里是棉被。所以都不是很重，爸爸一个人提着四件行李，妈妈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拉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下梯子，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下了船的人直接又爬上了一辆大卡车，车上也没有位子，我们都坐在地上。车子开到了台北火车站。我们大人小孩都连滚带爬地下了车，下车之后，同船来的人们就作鸟兽散状。有的有人来接，有的坐在路旁喘口气。有一个戴着斗笠的人，骑着一辆三轮车，过来问我们要到哪里去，他说的话很奇怪，我们都听不懂。爸爸说我们要去台北女子师范学校，他完全听不懂，爸爸就拿出笔来，写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就笑着点了点头，我想他是看懂了。爸爸问他要多少钱，他又没听懂，爸爸用两只手做了一个圆圈的手势，原来这个

手势代表钱。他伸出一个手指，爸爸就跟妈妈商量，爸爸说：

“看起来他要一块大头。我们身上只有三块大头，怎么办呢？”爸爸说。

“怎么办？凉拌！他要三块你也得给他。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什么办法？是你拼了命一定要来台湾的。”

看来好像一场战争又要爆发了，妈妈要是生起气来，开始骂人，比那巷口卖萝卜的声音还大、还尖，而且还要持久。爸爸当然是领教过的，就对那个戴斗笠的人点了点头。我们一家都坐了上去，妈妈抱着妹妹，妹妹瞪着眼睛四处观望着，我坐在爸爸腿上，所有的行李就放在拉车人的屁股后面。拉车的是位老先生，我看他上了车，使尽了浑身的力气，车子才勉强动了一下。就这样我们像坐牛车一样慢慢地往前走，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到了台北女师。

爸爸下了车跟校门口的门房说了几句话，门房出来跟拉车的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拉车的就把我们拉到了教职员宿舍。台北女师的校园很漂亮，有很大的操场，还有小孩玩的滑梯，跷跷板什么的。我可高兴死了，一下车我就跑去玩了。

后来我听爸爸说，台湾是在清朝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仗，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口气统治了台湾五十年，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打败了，把台湾还给了中国。那时候的台湾人只会说台湾话，或是日本话。由于国语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台湾岛内就到北京去招考国语推行员，爸爸就是考上了国语推行员来



九号宿舍

到台湾。台北女子师范学校是专门训练小学老师的，她们学好了国语以后，就可以出去教小学生说国语了。所以那时候去台湾发展是年轻人的一条路。妈妈是老北京，北京人是很骄傲的，北京人认为作过九朝京城的北京是世界的中心，天下没有任何地方比北京更好的，我妈妈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北京城。所以当初爸爸提议要到台湾来的时候，妈妈跟妈妈的家人都非常反对。爸爸也乱了阵脚，就去找他的好友王伯伯商量。王伯伯是爸爸在修道院的同学，那时已经是天主教的神父了。王伯伯是老北京，年纪也比爸爸大，当初爸爸从修道院出来，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就是王伯伯帮他安排到辅仁大学工作的。所以有任何事，王伯伯都是爸爸的军师。最后是王伯伯出的主意，叫爸爸跟王家人说，来台湾教两年书，就回北京，这样妈妈才勉强同意，毕竟两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妈妈全家都仍然是反对的，所以一离开北京妈妈就是老大不高兴，一直都没给爸爸好脸色看。

爸爸祖籍是河北省霸县，石沟乡，石沟村。1949 年以前，霸县叫做文安县。我祖父罗振新靠卖糖果维生，生有一女四男。最大的是女儿，叫罗志芬，生于 1897 年。长子罗试以卖鸡鸭维生，次子罗祥贩卖破铜烂铁，三子罗评做绸缎生意，四子罗毅就是我爸爸，出生于 1917 年。我们罗家祖上笃信天主教，那时候的老教友家庭家里有好几个男孩子的，都会把最聪明的那个送去修道，准备做神父。天主教的神父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当神父的人如同出家人。我爸爸就是那个出家人，九岁就从乡下入了天津的修道院。念完了小修院之后，被送到北京来念大修院。我爸爸很喜欢玩晶体管收音机。那时候，这是非常先进的东西。他迷上了晶体管收